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 经典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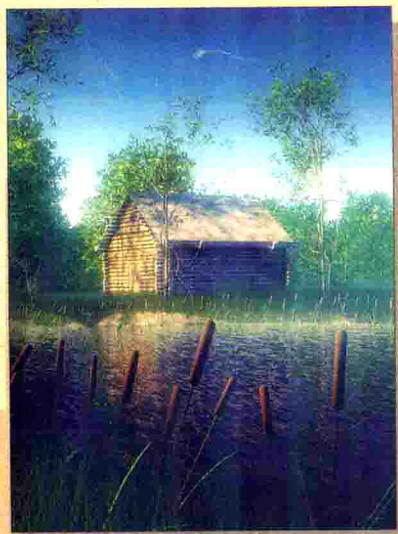
世界最具

感悟深邃的心灵
领略人性的光辉



《经典文库》编委会/编

第二辑



我的课外
第一本书

感悟 性的哲 理美 文

5

GANWU
XINGDE
ZHELI
MEIWEN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感悟性的
哲理美文

(5)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目 录

- 生命——心灵 泰戈尔 (1)
- 论善恶 纪伯伦 (9)
- 论不满现状 朱自清 (11)
- 中秋节 萧 红 (15)
- 最美好的时刻 贝 尔 (18)
- 幸福是什么 丽莎·普兰特 (20)
- 理想与幸福 奥斯特洛夫斯基 (23)
- 寻找彩虹 劳伦斯 (25)
- 只要有爱 聂鲁达 (28)
- 冬天之美 乔治·桑 (32)
- 我的心灵告诫 纪伯伦 (34)
- 论孩子 纪伯伦 (38)
- 往事悠悠 泰戈尔 (39)
- 几句实话 庐 隐 (47)
- 清 贫 方志敏 (52)
- 一滴水 拉加托斯 (54)
- 鹭 鹭 福楼拜 (55)

- 我要笑遍世界 奥格·曼狄诺 (59)
- 快乐是一种选择 阿戴尔·拉腊 (62)
- 幸福 维廉·巴克莱 (64)
- 快乐的真谛 诺宾·基尔福德 (66)
- 为快乐而工作 罗素 (68)
- 享受 康德 (70)
- 互异成趣 松下幸之助 (72)
- 归来的温馨 聂鲁达 (73)
- 希望 鲁迅 (77)
- 春的警钟 庐隐 (79)
- 幸福的寄托 霍尔巴赫 (81)
- 西西弗是幸福的 阿·加缪 (82)
- 属于安乐的东西 歌德 (85)
- 祈祷悠闲 V·李 (86)
- 鱼 法朗士 (88)
- 赠言 朱自清 (90)
- 落花生 许地山 (92)
- 论人生 培根 (94)
- 伟人 卡莱尔 (97)
- 人到无求品自高 蒙田 (99)
- 沉思 泰戈尔 (100)
- 欢乐·陶醉·光明 泰戈尔 (103)
- 我的灵魂 尼采 (105)
- 我的荣誉 爱因斯坦 (107)

生命——心灵

—— 泰戈尔

我的窗前是一条红土路。

路上鳞鳞地走过拉货的牛车；绍塔尔族姑娘头顶着小山似的稻草去赶集，黄昏时分归来，身后甩下一大串银铃般的笑声。

而今我的思绪不在人走的路上驰骋。

我一生中，为棘手的难题犯愁的、朝着确定的目标奋进的动荡的岁月，已经埋入往昔。如今身体欠佳，心情淡泊。

大海的表面波涛汹涌；安置地球卧榻的幽深的底层，暗流把一切搅得混沌不清。当风平浪息，可见与不可见，表面与底层处于完整的和谐状态时，大海是宁静的。

同样，我拼搏的灵魂憩息时，我在灵魂深处获得的所在，是世界元初的乐土。

在做旅人的年月里，我无暇注望路边的榕树；今日离弃旅途回到窗前，对他袒露胸怀。

他打量着我的脸，仿佛急不可耐地说，“你理解吗？”

“我理解，理解你的为人。”我宽慰他，“你不必那样烦

躁。”

平静了一会儿。我见他又着急起来，葱绿的叶子沙沙摇动，熠熠闪光。

我试图让他安静下来，说：“是的，千真万确，我是你的游伴。亿万年来，在泥土的游戏室里，我和你一样一口一口吮吸阳光，分享大地甘美的乳汁。”

我听见他中间陡然响起了风声，他开口说：“你说得对。”

在我心脏碧血的流动中回荡的语言，在光影间无声旋转的声籁，化为绿叶的沙沙声，传入我的耳鼓。这是宇宙的官方语言。

它的基调是：我在，我在，我们同在。

那是莫大的欢乐，其间物质世界的原子、分子瑟瑟战栗。

今日，我和榕树操同样的语言，表达喜悦之情。

他问我：“你真的归来了？”

“哦，挚友，我真的来了。”我即刻回答。

于是，我们高喊着“我在，我在”，有节奏地击掌。

二

我和榕树倾心交谈的春天，他的叶子是嫩绿的。高天射来的阳光，通过大小不一的叶缝，与地上的阴影偷偷拥抱。

六月阴雨绵绵，他的叶子像阴云那样沉郁。如今，他

的簇叶浓密得像老人缜密的思考，阳光再也找不到渗透的通道。他一度像穷苦的少女，此时则似富贵的少妇，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

今天上午，榕树颈子上绕着二十圈绿宝石项链对我说：“你为什么头顶着砖石？像我一样立在充实的空间里吧。”

“人必须维持内外两部分。”我说。

榕树晃动着身子：“我不明白。”

我进一步解释：“我们有两个世界——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

榕树惊叫一声：“天哪，内在世界在哪儿？”

“在我的模具之中。”

“在里面做什么？”

“创造。”

“模具中有创造，这话太玄奥了。”

“好比江河被两岸夹持，”我耐心地阐述，“创造受模具的制约。一样东西落入不同的模具，或成为金刚石，或成为榕树。”

榕树把话题拉到我身上：“你的模具是什么样子，说给我听听。”

“我的模具是心灵，落入其中的变成丰繁的创造。”

“你那封闭着的创造在太阳月亮之下能展露几许吗？”榕树来了兴致。

“太阳月亮不是衡量创造的尺度，”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太阳月亮是外在物。”

“那么，用什么测量呢？”

“用快乐，尤其是用痛苦。”

榕树说：“东风在我耳畔微语，能在我心里激起共鸣。而你这番高论，我实在无法理解。”

“怎么让你明白呢……”我沉吟片刻，说：“我擒获你那东风，系在弦索上，它就从一种创造演变为另一种创造。这创造在蓝天或在哪个博大心灵的记忆的远天获得席位，不得而知，似乎有个不可测量的情感的天空。”

“请问它年寿几何？”

“它的年寿不是事件的时间，而是情感的时间。所以不能用数字计算。”

“你是两种天空两种时光的生灵，你太怪诞了！你内在的语言，我听不懂、”

“不懂就不懂吧。”我莫可奈何。

“我外在的语言，你能正确地领会吗？”

“你外在的语言化为我内在的语言，要说领会的话，它意味着称之为歌便是歌，称之为想象便是想象。”

三

榕树对我摇摆着繁茂的枝叶：“停一停，你的思绪飞得太远，你的议论太无边际了。”

这话击中要害。我内疚地说：“我找你本是为求安逸，由于恶习难改，闭着嘴话仍从嘴唇间泄流出来，就和有些人梦游一样。”

我掷掉纸和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油亮碧绿的叶子，犹如弹拨光之琴弦的名伶的纤指。

我的心灵突然发问：“你见到的和我思索的，两者的纽带何在？”

“闭嘴！”我一声断喝，“不许你问这问那！”

我凝视着榕树，任时光悄然流逝。

“怎么样，你悟彻了么？”榕树末了问。

“悟彻了。”

四

一天默默地过去。

翌日，我的心灵问我：“昨天，你看着榕树说悟彻了，你悟彻了什么？”

“我躯壳里的生命，在纷乱的愁思中混浊了。”我说，“要观瞻生命的纯洁面目，必须面对芳草，面对榕树。”

“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榕树的生命包孕着纯朴的快乐。他非常仔细地剔除了他的绿叶、花朵和果实里的糟粕，奉献丰富的色彩、芳香和甘浆。我望着榕树感慨地默默地说：‘哦，树王，地球上诞生的第一个生命发出的欢呼，至今在你的枝条间荡漾。元古时代淳朴的笑容，在你的叶片上放射光辉。’在我的躯壳里，往日囚禁在忧戚的牢笼里的元初的生命，此刻相当活跃。你召唤他，‘来呀，走进阳光，走进和风，像我似地携来形象的彩笔，颜料的钵盂，甜汁的金觥。’”

心灵沉默片刻，不无伤感地说：“你谈论那生命，口若悬河，可为什么不条理分明地阐述我搜集的材料呢？”

“何用我阐述！它们以自己的喧嚣、吼叫震惊寰宇。它们的负荷、错综复杂和垃圾，压痛地球的胸脯。我沉思良久，不知何时是它们的极终，它们要累积多少层，要打多少个死结。答案写在榕树的叶片上。”

“噢！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榕树说：‘没有生命之前，一切物质是负担，是一堆废物。由于生命的触摩，元素浑然交融，呈现为完整的美。’你瞧，那美在树林里漫步，在榕树的凉荫里吹笛。”

五

渺远的一个清晓。

生命离弃昏眠之榻，上路奔向未知，进入无感知世界的德邦塔尔平原。

那时，他全身没有疲倦，脑子里没有忧虑；他王子般的服装未沾染尘土，没有腐蚀的斑点。

细雨霏霏的上午，我在榕树中间窥见不倦的、坦荡的、健旺的生命。他摇舞着枝条对我说：“向你致敬！”

我恳求道：“王子啊，介绍一下与沙漠这恶魔搏斗的悲壮的局面吧。”

“战斗非常顺利，请你巡视战场！”

我举目四望。北边的旷野里芳草萋萋，东边的农田生长着翠绿的稻秧，南边堤坝两侧是一行行挺拔的棕榈树，

西边的红松、椰子树、穆胡亚树、芒果树、黑浆果树、枣树，纵横交错，郁郁葱葱，遮蔽了地平线。

“王子啊，你功德无量。”我赞叹道，“你是稚嫩的少年，可那恶魔老奸巨猾，心狠手毒。你身薄力小，你精致的箭囊里装的是短小的箭矢，可那恶魔是庞然大物，他的盾牌坚韧，棒棍粗硬。但我看见处处飘扬着你的旌旗。你脚踏着恶魔的脊背，岩石对你臣服，风沙在投降书上签字。”

榕树显露诧异之色：“你在哪儿见到如此动人的景象？”

我解释道：“我看见你的激战以安静的形式出现，你的繁忙身著清闲的服装，你的胜利是一副温文尔雅的姿态，所以求索者坐在你的凉影里学习轻易获胜的咒语，研究轻易达成权力分配的协议的方法。你在树林里创办了传授生命如何发挥作用的学校。因而劳累的人在你的绿荫里歇脚，沮丧的人来寻求你的鼓励。”

听着我颂赞，榕树内的生命欣喜地说：“我出来与沙漠这恶魔作战，同我的胞弟失去了联系，不知他在何处进行怎样的战斗。刚才你好像提到过他。”

“是的，我管他叫心灵。”

“他比我更活跃。他不满意任何事情。你可以告诉我我那不安分的胞弟的近况吗？”

“他的情形我略知一二。”我说，“你为生存而战，他为获取而战，远处进行着一场为舍弃的战斗。你与僵硬作战，他与贫乏作战，远处战斗的对象是敛聚。战斗日趋复杂，

闯入战阵的寻不到出阵之路。胜败难卜，在这迷惘彷徨之际，你的绿旗呐喊着‘胜利属于生命’，给斗士以鼓舞。歌声越来越高亢，在乐曲的危机中，你朴实的琴弦弹出鼓励：“莫害怕，莫害怕！这是我捕捉到的基调——太初生命的乐音。一切疯狂曲调受其影响，融汇在欢快的歌声里。所有的获取和赋予，因而如花儿怒放，似果实成熟。”

论善恶

—— 纪伯伦

于是一位城中的长老说：请给我们谈善恶。

他回答说：

我能谈你们的善性，却不能谈恶性。

因为，什么是恶，不只是“善”被他自身的饥渴所困苦么？

的确底，在“善”饥饿的时候，他肯向黑洞中觅食，渴的时候，他也肯喝死水。

当你与自己合一的时候便是善。

当你不与自己合一的时候，却也不是恶。

因为一个隔断的院宇，不是贼窝；只不过是隔断的院宇。

一只船失了舵，许会在礁岛间无目的地飘荡，而却不至于沉入海底。

当你努力地要牺牲自己的时候便是善。

当你想法自利的时候，却也不是恶。

因为当你设法自利的时候，你不过是土里的树根，在大地的胸怀中啜吸。

果实自然不能对树根说：你要像我，丰满成熟，永远贡献出你最丰满的一部分。

因为，在果实，贡献是必需的，正如吸收是树根所必需的一样。

当你在言谈中完全清醒的时候，你是善的。

当你在睡梦中，舌头无意识地摆动的时候，却也不是恶。

连那错误的言语，也有时能激动柔弱的舌头。

当你坚勇地走向目标的时候，你是善的。

你颠顿而行，却也不是恶。

连那些跛者，也不倒行。

但你们这些勇健而迅速的人，要警醒，不要在跛者面前颠顿，自以为是仁慈。

在无数的事上，你是善的，在你不善的时候，你也不是恶。

你只是流连，荒亡。

可怜那糜鹿不能教给龟鳖快走。

在你冀求你的“大我”的时候，便隐存着你的善性：这种冀求是你们每人心中都有的。

但是对于有的人，这种冀求是奔越归海的急湍，挟带着山野的神秘与林木的讴歌。

在其他的人，是在转弯曲折中迷途的缓流的溪水，在归海的路路上滞留。

但是不要让那些冀求深的人，对冀求浅的人说：“你为何这般迟钝？”

因为那真善的人，不问赤裸的人说：“你的衣服在哪里？”也不问那无家的人：“你的房子怎样了？”

论不满现状

—— 朱自清

那一个时代事实上总有许多许多不满现状的人。现代以前，这些人怎样对付他们的“不满”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头。年头就是时代，世道由于气数，都是机械的必然；主要的还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这个世道里，这个年头上，怪谁呢！命也是机械的必然。这可以说是“怨天”，是一种定命论。命定了吃苦头，只好吃苦头，不吃也得吃。读书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强调那“时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叹，好像“人心不古”才“时世日非”的。这可以说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为什么会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贤者不在位，统治者不好。这是一种唯心的人治论。可是贤者为什么不在位呢？人们也只会说“天实为之！”这就又归到定命论了。可是读书人比老百姓强，他们可以做隐士，啸傲山林，让老百姓养着；固然没有富贵荣华，却不至于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头。做隐士可以说是不和统治者合作，也可以说是扔下不管。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一般就是这个意思。既然“独善其身”，自然就管不着别人死活和天下兴亡了。于是老百姓不满现状而忍下去，读书人不满现状而避开去，结局是维持现状，让统

治者稳坐江山。但是读书人也要“达则兼善天下”。从前时代这种“达”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当然要多多少少改变那自己不满别人也不满的现状。可是所谓别人，还是些读书人；改变现状要以增加他们的利益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于只担个名儿。若是太多照顾到老百姓，分了读书人的利益，读书人会更加不满，起来阻挠改变现状；他们这时候是宁可维持现状的。宋朝王安石变法，引起了大反动，就是个显明的例子。有些读书人虽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辈子憧憬着有这么一天。到了既穷且老，眼看着不会有这么一天了，他们也要著书立说，希望后世还可以有那么一天，行他们的道，改变改变那不满人意的现状。但是后世太渺茫了，自然还是自己来办的好，那怕只改变一点儿，甚至于只改变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况且能够著书立说的究竟不太多；著书立说诚然渺茫，还是一条出路，连这个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满向哪儿发泄呢！于是乎有了矢志之士或失意之士。这种读书人往往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政府不用他们，他们就去依附权门，依附地方政权，依附割据政权，甚至于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极端的甚至于甘心去做汉奸，像刘豫、张邦昌那些人。这种失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群的富贵荣华，没有原则，只求改变，甚至于只求破坏他们，好在混水里捞鱼。这种人往往少有才，挑拨离间，诡计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种权力，才能发生作用；他们只能做俗话说的“军师”。统治者却又讨厌又怕这种人，他们是捣乱鬼！但是可

能成为这种人的似乎越来越多，又杀不尽，于是只好给些闲差，给些干薪，来绥靖他们，吊着他们的口味。这叫做“养士”，为的正是维持现状，稳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这里面包括韧性和惰性，虽然很大，却也有个限度。“狗急跳墙”，何况是人！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人心浮动，也就是情绪高涨，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可是一股子劲先打破了它再说，想着打破了总有希望些。这种局势，规模小的叫“民变”，大的就是“造反”。农民是主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在历史上这种“民变”或“造反”并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给暂时的压下去了，统治阶级的史官往往只轻描淡写的带几句，甚至于削去不写，所以看来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汉明两代都是农民打出来的天下，老百姓的力量其实是不可轻视的。不过汉明两代虽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来的，结局却依然是一家一姓稳坐江山；而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农民的面目，倒去跟读书人一鼻孔出气。老百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现状，可又复原了现状，改变是很少的。至于权臣用篡弑，军阀靠武力，夺了政权，换了朝代，那改变大概是更少了罢。

过去的时代以私人为中心，自己为中心，读书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来的天下还是归于一家一姓，落到读书人的老套里。从前虽然也常说“众擎易举”，